



河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剧本选

# 草人女某

古装曲剧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剧本选

# 草人媒

(古装曲剧)

南阳专区剧目组整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郑州

## 内 容 提 要

“草人媒”是河南曲剧中的一个传统喜剧。

主人公王好娃家贫无靠，尖酸刻薄的姨娘吴张氏见其老实勤恳，因而留居家中，后发现好娃与其女相爱，就借故将他赶走。好娃走投无路，只好到舅父二火鞭家落足。二火鞭是个爱财如命的大烟鬼。年关将到，穷极计生，以好娃娶亲为名，向其妹吴张氏骗取银钱。吴张氏不信，要看究竟，二火鞭只好扎草人蒙混。事为好娃之友刘成得知，暗中巧扮女装换走草人。吴张氏见甥媳聪明能干，欲将其接回为自己干活。刘成到吴张氏家后，半夜又以草人换自己脱身。次日甥媳变为草人，二火鞭乘机讹钱，经刘成从中捏合和举老评理，吴张氏只得以女玉梅相抵。好娃、玉梅才得如愿成亲。

河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剧本选

## 草 人 媒

(古装曲剧)

南阳专区剧目组整理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河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2241

787×1092 纸 1/32 • 1 $\frac{3}{16}$  印张 • 25,000 字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89 册

统一书号：T 10105 · 466

定价：(7)0.13 元

## 前　　言

在慶祝偉大的建國十周年的前夕，河南省舉行了第二屆戲曲觀摩會演。參加會演的劇目，萬紫千紅，琳琅滿目，特別是表現現代生活的劇本，創造了許多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形象，閃射出灿烂的光輝，展現了戲劇創作的巨大丰收景象。這是黨的正確的領導的勝利結果；是在總路線光輝的照耀下，堅持政治挂帥，大搞羣眾運動，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全面大躍進的勝利結果；是貫徹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的勝利結果。在這些劇本的創作當中，由於採用了領導、羣眾和專家相結合的羣眾路線的方法，經過了集體研究，反復推敲，使劇本的質量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為了豐富各地上演劇目，滿足廣大羣眾文化生活的要求，我們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薦了這次會演的一批優秀劇本，以便及時地出版推廣。其中包括獲得優秀劇本獎的“冬去春來”、“向秀麗”、“竹藤之花”、“掩護”、“战斗到拂曉”、“婆媳爭先”、“穆桂英”、“无佞府”、“草人媒”、“風雪配”和質量較好的“喜期”、“九姐妹”、“勸鄰”等劇本。

出版的這一批劇本，不論是現代的或傳統的都是比較好的，劇本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統一。

在現代劇本方面，許多作者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描寫了

革命斗争的灿烂史迹，歌頌了治山治水、技术革新等大跃进的偉大成就，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在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斗争时，普遍地注意了歌頌先进人物，創造了性格鮮明的英雄形象。作者既能够把先进人物放在羣众和矛盾冲突中来描写他們建設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崇高品質，同时又善于运用細节的具体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戏剧創作的語言上，作者一方面注意了吸收傳統戏曲語言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重視了摄取現代生活中羣众的生动語言。对于前者，他們沒有机械地套用，而是結合今人的生活情感，加以揚棄和发展；对于后者，他們也沒有自然主义地硬搬，而是根据戏曲語言的特点，进行了适当的加工創造。

在傳統剧目的整理方面，作者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觀点，慎重地鑑別了傳統剧目中的精华和糟粕，去蕪存菁地突出了具有人民性的主題思想，丰富了人物形象。在剔除糟粕的同时，还結合剧情創造了有助于主題思想的情节，而对于保留原剧的固有风格，也給了足够的重視，因而使傳統剧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当然，这些剧本并不就是已經十全十美的了，很多地方还有待于在今后的演出中，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見，不断地再丰富，再提高。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員会

1959年10月

## 人 物 表

吳玉梅——十八岁。

吳張氏——玉梅母五十余岁。

秋 香——玉梅丫环十六岁。

王好娃——玉梅表兄二十岁。

二火鞭——好娃舅父，五十余岁。

刘 成——好娃友，十九岁。

举 老——七十余岁。

## 第 一 場

〔玉梅家。〕

吳張氏：（內喊）秋香你往哪儿拿哩？

〔秋香手拿新藍衫上，吳邊喊邊追上。〕

吳張氏：站住！把衣服往哪儿拿哩？唔！你是个哑巴？

〔邊說邊奪衣，秋躲，正好玉梅上將衣接去。〕

吳玉梅：我叫她送給我表哥哩。

吳張氏：你这个死丫头咋恁听您姑娘話哩？看我打不死你！

吳玉梅：（擋住）給打！給打！

吳張氏：（欲打又不忍）嗯……

吳玉梅：秋香隨我來！（二人下）

吳張氏：唉！

（唱）見此情怒氣發，  
恨我當初作事差，  
不該把外甥領在家。  
我只說留他把活干，  
誰知給老身找麻搭；  
俺閨女偏要跟他好，  
氣得老身我咬碎牙。

啊咄咄咄咄，可真氣死我了。說起這個事啦可也真怨我，不該把外甥好娃留在我家干活，才來時我看他又膚淺又勤快，可往后看着看着就不成樣子啦，他跟我那閨女親哪，亲哪，攬腳不離。我越看越不順眼！

（唱）越思越想我越生气，  
他們的一舉一動叫人犯猜疑，  
俺閨女對好娃再沒恁膺記，  
又是作鞋袜，  
又是縫棉衣；  
倆人到一块，  
就是瞎咕唧；  
男大女也大，  
這算啥道理？  
不如我早点把他趕出去，  
也免得到后来落這門穷亲戚。

对！就是这个主意，把他往外一推，大门一关，给他个刀切麦仁——两不見面！秋香，秋香！

秋 香：来啦，来啦。奶奶喊我啥事啦？

吳張氏：叫您大叔快来見我。

秋 香：俺大叔正在打扫院子哩，叫他干啥呀？

吳張氏：叫你去你就去，閑話少說！快去！

秋 香：是。（向內）大叔，俺奶奶叫你哩！

王好娃：来了。（上）見过三姨。

吳張氏：算了，算了！

王好娃：三姨呼喚甥儿何事？

吳張氏：常言說姨娘姨娘，姨就跟娘一样。三姨我可是沒替你少操心哪！我今儿想，明儿想，夜里想，白天想；好娃，姨我給你想出个好主意。

王好娃：什么好主意？

吳張氏：你人长岁大了，終日在我家放牛啊，放羊啊，这有个啥出息哩？常言說：女不离绣房，男不离四方，你該出去闖闖碼头走走河路了！

王好娃：这……

吳張氏：啥这、那，我还不是叫你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見識，以后也好升官发财有点出息嗎！

王好娃：哎呀！

（唱）听罢姨娘一番言語，  
好似一棒当头击；  
說什么人长岁又大，  
說什么放牛放羊沒出息，  
分明她有意把我赶，

巧言花語把人逼！  
自古常言說的好，  
人穷莫靠富亲戚，  
我有心離她家男往別處，  
大冬天我可到哪兒落足？  
罢罢罢暫忍一口氣，  
人到矮檐且把頭低。

三姨啊，你對甥兒是好是壞我是全知道的，只是數九寒天你叫我哪兒落足？念起孩兒孤身無靠暫留你家，單等明年春暖花开之時甥兒另找別處……

吳張氏：算了，算了！你不要好歹不知，我全是你打算你明白嗎？

王好娃：三姨，甥兒啥都明白，還望三姨看在我死去的母親面上，再留孩兒住上幾個月吧。（哭）

吳張氏：咳！我可見不得這！常言說：房檐下不能當避雨，娘家不能常住女（儿）。你住我家這能是長遠之法？

秋香：奶奶，你叫我大叔走了，誰還給咱放牛放羊哩？

吳張氏：多嘴！給我爬出去！（秋跑下）

王好娃：（唱）姨娘她既然是把情義絕了，  
我何必再向她苦哀告。  
雖說是人窮骨頭硬，  
离开她我情願挨門乞討。  
狠狠心我這裏轉身走了——

吳張氏：慢走！

（唱）只要你能聽話這有多好。  
來，三姨能叫你空手白搭的走？給，這是十個錢拿去作

盤費吧！

王好娃：錢嗎？哼，（打掉）你用吧！（怒下）

〔吳見錢落地又是氣又怕錢丟了，趕快撿錢擦灰。〕

吳張氏：叫花子不吃供香饃——又窮又聾哩！

〔玉梅跟秋香急上。〕

吳玉梅：媽，我表哥哩？

吳張氏：你再別問他啦，可把娘我氣死啦！你表哥人大心大翅膀硬了，嫌咱家住不下他，去串河路走碼頭啦。

吳玉梅：啊？

吳張氏：留都留不住。

吳玉梅：（出叫）表哥，表哥！

吳張氏：走的遠啦！

吳玉梅：（唱）猛聽說表哥走心中悲慟，

你作出此事太絕情；

辛苦的外甥你不顧，

拜什么佛來念什么經？

我表哥在咱家有啥不好，

为什么你把他趕出門庭？

吳張氏：喲，你找媽的不是來啦！他自己絕情絕義要走，我有啥法子哩？

吳玉梅：是你絕情絕義把表哥趕走的！

吳張氏：哎呀呀，看看你把媽說成啥樣的人啦。

秋香：不是你說的：“好娃哪，好娃哪，你放明白點，常言說房檐下不能常避雨，娘家不能常住女。”這是誰說的？

吳張氏：死丫頭你敢胡編排我？（秋香一楞）

吳玉梅：秋香亲耳听见你說的。

吳張氏：要是媽說的就叫烂媽的舌根！

吳玉梅：你賭咒是家常便飯誰信哩？！

吳張氏：啊？

吳玉梅：你只要想占便宜誑人家就会賭咒。

吳張氏：哎呀我的天哪，別人欺負我，我闺女也来欺負我了。

秋 香：（故意的）真要把人气哭啊！

吳張氏：（捂臉干嚎）老天爷呀，我可怎么过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为的是啥呀？

吳玉梅：你为的是錢！

〔秋笑拉梅下。〕

吳張氏：我为的是錢還不好嗎？（見梅已走）哼！看你胳膊也扭不过大腿。（看手拿的十个錢）錢，錢。（笑下）

## 第二場

〔二火鞭家。〕

〔二火鞭手端水烟袋上。〕

二火鞭：（数板）

头昏脑胀腿疼腰酸，  
鼻涕眼泪连打哈欠，  
——浑身软瘫。

二火鞭我吸烟，房产庄田都吸干，就是我那结发妻，  
她也往我这烟葫芦里钻。

（唱）为吸烟亲戚朋友都不要，  
为吸烟好邻居断情绝交；  
要论说不来不往也倒好，  
也免得我过瘾时乱吵吵。

（夹白）不对！

眼看看年节就要来到，  
一无米二无面三无柴烧，  
没有吃没有穿这事还小，  
没有钱买大烟实在难熬。

今天是腊月卅，明天就要过年了，家里啥都没有，这年可咋过哩？我一个人就够我急了，偏偏我那外甥好娃又叫我那好妹子赶了出来，现在我家，这真是越紧越加楔子，越说冷越激凉水。这可咋办哩，这这……（想）对，可说是妹子呀妹子，你是个尖酸“人不沾”，可我

二火鞭也是有名的賴急“鬼不纏”。你把好娃赶到我家  
我就还从好娃身上向你弄錢。就是这个主意。（越想越  
高兴）

（唱）你有往，我有來，  
    有來無往非禮也；  
    只要你的心不正，  
    也就興我心眼歪。  
    這才是想瞌睡就有枕頭在，  
    手頭緊有人送錢來。  
    我這里忙把好娃喚——

（夾白）好娃！好娃！

王好娃：（上）舅舅喚我啥事啦？

二火鞭：（唱）過年節你看咋安排？

王好娃：人家都是買這買那哩，你說咱咋安排？

二火鞭：咱是掙米掙面不蒸饃。我連吸大烟的錢都沒有了，  
    這咋买东西哩？

王好娃：那咱不过年算啦！

二火鞭：唉！二舅老了還過啥年節哩，您小孩家可得過呀！

    我說好娃啦，二舅為你想了个好主意，咱還要過個肥年  
    哩。

王好娃：你有啥好主意？

二火鞭：到你三姨家借幾個錢去。

王好娃：我不去，她把我攢出來了還會借錢給我？

二火鞭：你這回去不會編個瞎話？

王好娃：我不会編瞎話！

二火鞭：來來我教給你。

(数板)

見了你三娘，  
借錢事先別提；  
先向她施个禮，  
再喊娘呀娘！  
你就說：俺舅已學好，  
再不把大烟吸，  
如今正經干，  
做了个小生意；  
日子一趁心，  
萬事都如意，  
吃的白又胖，  
皮嫩肉又細。  
別人見我也好，  
舅舅倆多美氣，  
說了个花媳妇，  
只花一百——

王好娃：喟！還有整有零哩。

二火鞭：看，沒零不成賬嗎。

(接數)

還差五十串，  
求求三娘你。  
這不是打秋風，  
也不是要賴皮，  
單等年过后，  
做兩譜好生意，

又还錢又承情，  
人家還說咱是好亲戚！

王好娃：我不去！

二火鞭：去吧，穷人脖子裏沒犟筋，錢借回來就能過肥年！

王好娃：我不說瞎話誑俺姨。

二火鞭：哎，你姨是個老鰲一戶，見鰲不捉一場大罪！去吧！

王好娃：您是亲兄亲妹哩看你说这算啥话。

二火鞭：（老羞成怒）亲，亲，她是你媽亲妹子哩，她咋大冬天把你攢出來啦？

王好娃：（哭）媽呀！

二火鞭：（打哈欠）去吧少爷，你能看着二舅……（打哈欠）

王好娃：看你那嘴張哩跟瓢样还想吃人哩！

二火鞭：去吧，去吧，別給病人加氣啦！（推王下）

（唱）他說我吃人是實話，（哈欠）

不吃人我也沒办法；

財神爺保佑多保佑，

可不要叫好娃空手回家。（插門下）

### 第三場

〔玉梅家。〕

秋香：（唱）清晨起姑娘对俺講，  
买花去到大街上，

买来腊梅和水仙，  
花儿鲜艳扑鼻香。  
各样花儿买停当，  
回家去见俺姑娘，  
急急忙忙往前走——

王好娃：（上唱）上前拦住小秋香。

秋 香：啊，大叔你来啦，咋不进去哩，站在门口干啥？

王好娃：秋香你家姑娘哩？

秋 香：再莫提啦，自你走后，俺家姑娘整天念叨你。来！  
跟我进来吧！（喊）姑娘！

吳張氏：（上）死了头你又在喊啥哩？

秋 香：来客啦！

吳張氏：谁来啦？

秋 香：我大叔来啦。

吳張氏：啊！那就是客？这时候他来干啥哩？

王好娃：（急入）三姨我来给你拜年哩。

吳張氏：不拜，不拜，没到年初一磕头也不兴给压腰钱，要是给了可于你一年不利。秋香，快给你大叔拿俩黑窟窿头叫他走吧，别耽误了他正事。

秋 香：（想了一下）是！（王没拦住秋下）

王好娃：三姨呀，我二舅说啦，他现在也正经干啦，烟也不吸了，也吃胖了，他看我怪可怜也把我收下啦。（秋领梅暗上听）我二舅说人家看我好给我说了个花媳妇，花了一百……一百串钱；我二舅说他只有五十串，再叫你给添五十串。

吳張氏：咦咦咦……别拿那花言巧语哄我啦，谁不知道你二

舅扒房子卖瓦有一个花俩，你又是穷的棒酸，椽子沒一根，田地沒一分，誰家姑娘跟着你受罪。

王好娃：三姨，我二舅說这可是个好事……

吳張氏：世上好事多，沒錢撈不着。姨我也是沒有……（假裝亂在身上摸錢）

吳玉梅：（唱）一听说表哥把亲訂，  
玉梅我心中冷似冰；

（夹白）也罢！

既然他成亲把錢用，  
我定要把好事成。（进屋）

媽，我表哥來借錢，你咋不給他呀！

吳張氏：我也是沒有錢哪！

吳玉梅：你柜子里放那銀子呢？

吳張氏：咦，那可不敢动！那是給人家交地价哩，文約都出了啦，那錢不是咱哩啦。

吳玉梅：你不給他我給他！

吳張氏：你……（梅、秋下）玉梅，玉梅！（梅、秋上）

吳玉梅：表哥……这是我十两体己銀子，你拿回去办喜事吧。

秋 香：大叔，这是我几年攢的两串錢拿回去算我給表妹买花啦。

王好娃：不不，这都怨二舅他……

吳玉梅：不用再說快回去吧！（秋推王）

吳張氏：（假意）哎呀呀，好娃，你表妹給你和我給你是一样，她們的錢还不都是我的錢。你回去給你二舅說，我吃罢午飯回去看外甥媳妇。